

“拒绝香菜”是一句印在文化衫上的口号,并不是刻意彰显与众不同,调查发现大约10%的人对香菜有强烈排斥,他们将香菜的气味形容为“令人作呕的肥皂味”。如西谚所言,“他人的美食即自己的毒药”,对食物的评价太难沟通理解,经过“全球反香菜联盟”的不懈努力,终于将每年2月24日确定为“世界讨厌香菜日”;而讨厌香菜的现象也最终获得基因学支持,证实厌恶香菜群体并非心理上的“矫情”,其11号染色体上确实存在与嗅觉感知相关的基因变异,从而对香菜中的醛类物质特别敏感。

香菜即伞形科植物芫荽 *Coriandrum sativum*,原产地中海沿岸,西汉或稍晚从中亚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土,《博物志》乃将其归于张騫通西域。因为原产外国,所以得名“胡荽”。《本草纲目》释名认为“荽”本是“葎”字,据《说文》“葎,姜属,可以香口”。李时珍说:“其茎柔叶细而根多须,缓缓然也。张騫使西域始得种归,故名胡荽。”后赵石勒讳“胡”字,于是改称“香荽”,这不仅带有善恶倾向性,也为后来称为“香菜”埋下伏笔。另外,还有一个名字“芫荽”,按照李时珍的意见,正写当是“荳荽”,形容其“茎叶布散之貌”,讹写为芫花之芫。但据《齐民要术》以胡荽可用盐作菹,香美不苦,芫荽、延荽、园荽诸名,更可能是“盐荽”的异写,而荳荽则是事后附会的雅名。

顺便一说,通常认为芫荽属的属名 *Coriandrum* 来自古希腊语 *kóris*,指一种具有不可描述气味的臭虫。据多识植物百科介绍: *Coriandrum* 来自古希腊语词 *koriannon* 的变体 *koríandron*,该词可能具有非印欧语系的古老词源。后世有人以芫荽气味与臭虫相似,怀疑此词与 *kóris* (意为“臭虫”,为来自原始

印欧语的固有词)同源,并无确切证据,有“民间词源学”之嫌。

检索中国古代文献,对胡荽的评价也是好恶参半。潘安仁应该是胡荽的拥趸,《闲居赋》形容园中的菜蔬,有“葍芥甘旨,蓼荽芬芳”之句,李善注引《韵略》云:“荽,香菜也。”周广业《过夏续录》延荽条说:“京师酒肆所设饌上必加生延荽叶覆之。”更有甚者,则是将胡荽作为点茶的辛香料之一。唐宋人茗饮与后世不同,需要加入各种香料同煮,比如《茶经》提到:“或用葱、姜、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等,煮之百沸。”南宋朱俞德邻《村居即事》有句“儿挑苦菜供鸩食,妻撷胡荽荐客茶”,即用新鲜胡荽荐茶。明代《本草蒙筌》也谓胡荽“厌酒点茶,生啖最妙”,皆可作为佐证。这在拒绝香菜者看来,恐怕与某著名快餐推出香菜冰淇淋一样,都属于“黑暗料理”之奇葩。

梁章钜则相反,《浪迹续谈》将自己不食之物开列清单,“聊示家人,兼伤厨子,以省口舌之烦”,其中素品即有延荽(胡荽),属于“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恶”者。在这份“不食物单”中,除了延荽以外,还有同是伞形科的红萝卜,但奇怪没有提到芹菜,而数据显示,拒绝香菜的人群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接受芹菜的滋味。

芹菜有水芹、旱芹两类,都是作蔬菜食用的伞形科植物,水芹 *Oenanthe javanica* 是中国原产,即《诗经》“思乐泂水,薄采其芹”者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称道菜之美者,专门提及“云梦之芹”。《本草经》名水芹,谓“令人肥健,嗜食”,陶弘景说:“其二月、三月作莢时,可作菹及熟煸食之。”

与胡荽一样,不同人对芹菜也有明显的好恶偏嗜。《列子·杨朱》说:“昔人有美戎菽,甘泉茎芹萍子者,对乡豪称之。乡豪取

有句成语叫“老眼昏花”,指年龄日增,睫状肌功能逐渐退化,导致视力下降成了“老花眼”。我很想写写自己的“花眼年华”,不料筒拼一打,跳出来却是久违的“花样年华”。想想也是,谁都有过一段“花样年华”,只是当我们拥有时,往往并不会太在意,当我们开始追念、羡慕、叹惜时,恰恰就是我们“花眼年华”的开始。

所以说,年华也好比是一条长河,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,是遨游还是漫游,但绝大多数的人们,总也逃不开两个站头:“花样”在前头,“花眼”在后头。

作为上世纪的六〇后,我对自己的“花样年华”记得已不怎么真切了,何况在那单调的年代确也没啥“花样”可言。然“花眼年华”,如今却实锤般地与我为伴了。而且我的“花眼”还来得特别早,据说是原先视力太好的缘故。视力退化的最先症状是看书读报非常吃力,通常的距离读书,已感十分模糊,而要伸直手臂,使报刊与眼睛距离最大化,文字方勉强可辨,其时只恨自己的臂膊太短。还有就是看微信,手机字体已选成中号,仍感目力不济,再将字体改成大号,忽收一条短信,自己还没看清,旁人眼睛一瞄,早已煞清了。此时我才体会到以前皇上读的线装书,为什么要专门印成大本,就是为了适应老花眼的需求。记得早年我曾买过一部《辞海》缩印本,每晚在灯下可以像看闲书一样地浏览翻读,而一位老师见之却不无羡慕地对我说:“缩印本好是好,就是字太小了!”不过那句话我当时听了,毫无感觉,直至三十年后,总算才反应过来。

眼睛老花后,受害最甚莫过于读书。因为看人看事,模糊一点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而看书则丝毫模糊不得。过去私塾有一位教书先生,把《论语》中的一句“郁郁乎文哉”,居然五字皆错,念成了“都都平文我”,虽说误人子弟,但估计也是犯了老花眼的错。我想古人为什么会趁着年轻,把所有该读的书都读完,可能就是怕日后老眼昏花,啥也看不清,只得“白首方悔读书迟”了。

而尝之,蜇于口,惨于腹,众哂而怨之,其人大惭。”这个乡豪可能也是不喜欢芹菜的味道吧,所以韩愈《归彭城》拈此比为:“食芹虽云美,献御固已痴。”而魏征正好相反,嗜食醋芹,据柳宗元《龙城录》云:

魏左相忠言论论,赞襄万机。有日退朝,太宗笑谓侍臣曰:“此羊鼻公,不知遇何好而能动其情?”侍臣曰:“魏征好嗜醋芹,每食之欣然称快。此见其真态也。”明日召赐食,有醋芹三杯,公见之欣喜翼然,食未竟而芹已尽。

吴其濬对此深不以为然,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说:“羊鼻公嗜醋芹,此常饕耳,《龙城录》三杯食尽之说,近狎侮矣。”故判断:“昔人谓《龙城录》为

“花眼年华” 管继平

金克木先生曾有一书《书读完了》,他认为中国真正的经典之著,以前并不是很多,因宋代印刷术的兴起,才使书籍量陡然猛增,以致浩如烟海,读不胜读。如果只读原典,所有依附于原典之书一概不算,那么书是可以读完的,也许不用“皓首”即可“穷经”。金克木的这个观点其实来自于清末史学家夏曾佑,据说夏先生五十岁后则弃书不观,他说天下已无可读之书,亦无可谈之人。年轻时的陈寅恪听夏先生说“书都读完了,没得书读了”的话,当时很惊讶,以为是夏先生老糊涂了,等到自己也老了,他才终于明白了那句话。

古时读书人对于老花眼的痛苦,现代人很难体会。虽说眼镜的发明很早,据说汉代就已经有水晶磨成而具有放大功能的镜片了。只是古人把那种镜片类的东西还没称作眼镜,很可能是以阿拉伯的读音写成“暖碓”。南宋《洞天清录》一书中有“暖碓,老人不辨细书,以此掩目则明”句,这难写的“暖碓”两字,最早表示云彩很厚之意,后则被借代于如琉璃或云母之类的眼镜片。尽管有镜片的发明,但并不普及应用,我们从未见过李清照或唐伯虎等人有戴眼镜的画面。直到西人忽然发明了双耳可以各助其“一臂之力”,于是晚清民初的精英阶层,如齐白石、章太炎等,都能戴上时髦的老花眼镜了。

今人比之古人自然优越,即便到了“花眼年华”,仍可借助于老花眼镜,读书看人两不误也。然而凡事有一利也必有一弊,古人没有退路,只得趁“花眼”之前,早早地把书读完,结果成了饱学之士;而我们有眼镜仿佛有了“后路”,读书不必着急,反而万事成了蹉跎。就好比以前打电话,四五十位好友的电话号码全然在胸,现在有了手机,什么都不用记,渐渐我连自己的号也快记不住了。

“花眼年华”对于眼镜的依赖是毋庸置疑

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削苹果和生梨,基本上每天晚餐后都有活干。熟能生巧,我能把苹果皮削得又长又薄,一根到底。薄是为了节约,尽量多的吃到苹果肉,长则是炫技,本姑娘多聪明,干啥都拿第一。苹果生梨去了皮后,父亲让我削片给他用牙签戳着吃,那样一点不妨碍他同时看报,而我拿个苹果核啃啃也挺快活。

怀揣削苹果的技能去了东京,在居酒屋打工时才发现无技可炫,他们吃苹果当然也去皮,但不是先削皮再切开,而是先把苹果一切四,然后手握四分之一瓣,去掉芯子,去两头蒂,再刷刷地去皮,拿在手里大口吃,很爽的样子。做水果拼盘的时候,苹果一切八瓣,去芯,在皮上划几刀,贴着皮进刀,两边留下一对三角形,像翅膀一样飞起来;还有的捏在手里深深浅浅划几刀,然后一推,便成了层叠丰满的羽翼。切橙子更花哨,因为橙皮软,可以拗造型,也是贴肉一刀,然

反正就是拼命拍手。后来,还有人催促我们去给老大敬酒。同事悄悄和我说:“秋姐,我们坐错位置了,订的座位不在这个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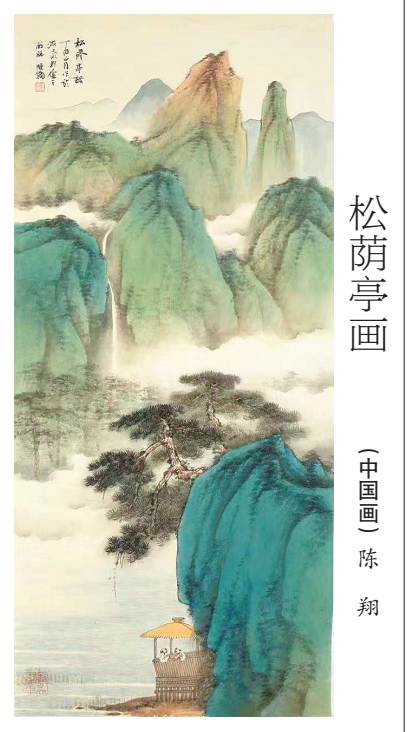
忘性这么大,我想是不是遗传基因有问题。问我妈,老太太一瞪眼说:“我可不像你,我80多岁了,每件事情都排得很清楚,鸡鸭啊狗啊猫啊,哪天都没有挨饿。”

不过老太倒想起一件事情:“你还没有满月的时候,家里着了火。老房子火苗蹿得很快,黑烟冒到了二楼。我把抱起你就往外跑,一路狂奔,到村口那棵银杏树下才停下歇气。”

我问那后来呢? 老太说的话差点让我背过气:“我停下后低头一看,哎哟我的妈呀,我手上抱的不是你,是一个荞麦枕头。幸亏,后来你被二叔给救出来了。”

如果母亲还在世,她不会宽慰我,只会狠狠骂我“马大哈”的故事 责编:刘芳

的,除了睡觉,简直须臾不离。王之猷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说的是竹,在我就是说眼镜了。偶尔出门在外,若是眼镜意外摔坏或丢失,那就一片迷茫,极为不便乃至慌乱。我有一位退休同事也是如此,某日起床,她抓起眼镜戴上顿感不对,眼前一片模糊!她定了定神再看,还是如此。本来身体就不好,难免自乱阵脚。她叫来儿子,郑重其事地告知说:妈妈的病可能已经压迫到视网膜神经了,也许来日无多,现有诸事项要略作交代……儿子也非常紧张,盯着老妈的脸看半天,突然发现是那副老花眼镜的问题,于是哑然失笑,原来老妈的眼镜在睡觉时被枕头压过,致使镜片脱落了其一,虚惊了一场。



松荫亭画 (中国画) 陈翔

后划三角形,再将橘皮插进皮中,使橙子肉挺立。芒果是划肉格翻开连着皮,西瓜一般都无籽,去皮切成方块或三角形片状。菠萝最大,在水果盘子里当主心骨,一刀砍平,稳稳地立着,留着很硬的芯子和绿色的公鸡冠,四面肉切下,凹凸不平的厚皮去除,切成块块。在居酒屋或酒吧里,漂亮的水果盘能卖出很高的价格。

看见厨师手脚麻利地做水果盘,心生羡慕。就拿上海水果店经常有卖的菠萝来讲,虽然我很喜欢吃,但买一个原生态菠萝回家不容易对付,如果等在路边水果摊旁看他们先用大砍刀削皮,为了多留点菠萝肉,去雕刻那一个带刺的洞洞,不知要等多久。而买他们预先雕刻好的又嫌脏。过去进口菠萝比较贵,现在已经不稀奇,我们口袋里的钱不算多,但吃水果不是问题,走过路过水果店我常常想,干嘛要那么节约,雕什么刻啊,大菠萝拿来,爽爽气气两头狠狠切掉,一切四,芯子去掉,厚皮干掉,再切成小块,纯净水中加点点盐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呀。不过我这样说,十指纤细指甲涂满蔻丹的女孩子一定会翻白眼嫌弃我,烦也烦死了!

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水果的人,血糖正常随心所欲。尤其是夏天,总有吃不完的水果等着我尝鲜。当代物流的便利不仅使城里的菜篮子保持丰盈,水果同样如此;而且我发现,买水果一般不会掉坑里了,因为过去酸涩的、容易腐烂的、歪瓜裂枣的水果品种逐渐被淘汰,拜农业科学家科研攻关所赐,包括全国各地的果农,他们一直在努力。走进超市,路过家门口,五颜六色排列整齐,最漂亮的食品就是水果,它们装饰着市场,也愉悦着我们的心情。

## 古民乐(二首)

宋宝麟

横笛悠扬

横笛悠扬远古来,而今依旧旧歌台。说谁轻薄不成器,苇膜千年是绝才。

鼓声雄壮

逐鹿双方谁建功,蚩尤之败见其雄。铿锵乐伴春秋度,鼓舞今人韵更鸿。

我是个忘性特别大的人,前几天抽屉里找出一摞票,有没有领取的稿费单、没有报销的油费餐费,有过期的洗衣券、生日蛋糕券等等,同事看着这些捶胸顿足:“败家啊!”

杭州有一阵子推出买房产退税政策,在某年度内买的房子,缴的契税都可以退还。我那年也买了个公寓,等我去税务窗口退税时,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我买了一套房子,拿出来的却是两本契证,而且是不同年代办理的。

我赶紧解释:“绝对不是假证,要不你用一本吧,还有一本扔掉好了。”税务人员说:“大姐,这种事情我们税务部门从来没有遇见过,你是否缴了两次税啊?”

我仔细一想,好像有这么回事。一次是我到税务窗口去缴纳的,还有一次是房子交付领钥匙,看很多人排着长队,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吗,也去排了队,看到他们在付钱,我跟着也付了钱。

有一年要出去旅游,出发前一

天晚上,正准备睡觉,导游电话来了:“我们快到浦东机场了,是三号点集中哦!”我汗毛倒竖,一个跟头坐起来:“什么浦东机场,我在家里啊,你们这么早去干吗,不是明天晚上吗?”“我的姑奶奶啊,是今天晚上十二点的航班啊。”

我的天,我赶紧坐起来,抓了衣服拖个箱子就走,活赶死赶的,居然被我

用两个小时赶到了浦东机场。

另外一次也是旅游,我带单位客户去巴厘岛,回来时在新加坡转机。有两个小时么,大家机场转转买买的。我和邻座大姐慢悠悠上了飞机,坐下来一看,不对么,怎么周围全是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?一问,这趟飞机说是去俄罗斯的。也奇了个怪,我俩心大,空姐怎么心也大,还让我们登上了机。

平时这么二,最简单的吃饭总不会出差错吧。几年前我和部门的人聚餐,刚要开桌,结果呼啦啦,一

群接一群的年轻人鱼贯而入,有男有女,把我们旁边的桌子齐刷刷坐满了。大部分人穿着黑色西装,很是威武。

十几个年轻人簇拥着一个头发理个板刷头,腆着肚子,戴着大金项链的人到了台上,拿起话筒准备讲话。我们拿起杯子想要碰杯,一个很壮的小伙子立马到我们桌边,很凶地

呵斥:“喝什么喝,老大还没有开始讲话呢。”

我们慌得赶紧放下杯子,听大佬演讲。

台上大佬声音洪亮:“这是一个风口浪尖的时代,在这样伟大的时代,猪也会飞!”

“哗啦啦”,台下开始鼓掌,我们也赶紧鼓掌。那场面,和《非诚勿扰》里葛优舒淇走错了门,推开当地一个老大葬礼是一样的场景。在他们严厉的目光下,我们不敢擅自开眼,也不敢说我们不是他们一伙的,



夜光杯